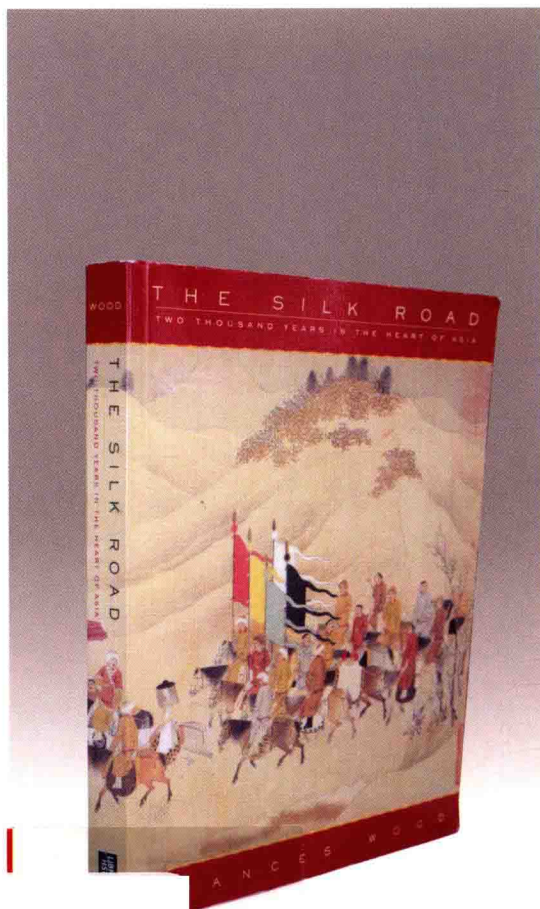


The Silk Road

Two Thousand Years
in the Heart of Asia



丝绸之路 2000年

(修订版)

The Silk Road

Two Thousand Years
in the Heart of Asia

吴芳思 著

赵学工 译 杨玉好 校 赵学工 修订



丝绸之路 2000 年

(修订版)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绸之路2000年/(英)吴芳思(Wood, F.)著;赵学工译;杨玉好校.—修订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6.4

书名原文: The Silk Road: Two Thousand Years in the Heart of Asia

ISBN 978-7-5326-4547-3

I. ①丝… II. ①吴… ②赵… ③杨… III. ①丝绸之路—史料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4013号

丝绸之路2000年(修订版)

[英]吴芳思 著

赵学工 译 杨玉好 校 赵学工 修订

责任编辑/吴 慧 封面设计/姜 明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辞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网 址 www.ewen.co www.cishu.com.cn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58 900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4547-3/K·1023

图 字 09-2012-559号

定 价 6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联系电话:021-59226000

序 言

由于“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丝绸之路一下子成了热门话题。“丝绸之路”这个词儿人人能讲，但丝绸之路的事儿却并非人人能说个明白。“丝绸之路”原本是近代学者对汉代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之间以丝绸为主的贸易之路的命名，但随着东西方学者对于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史的认识，“丝绸之路”的内涵逐渐扩大，陆上丝绸之路从西亚到欧洲、北非，海上丝绸之路则连接日本、东南亚、阿拉伯世界，乃至非洲，以致一切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都进入了丝绸之路的范围，因此，今天的人们要了解丝绸之路，有时候不知从何说起。然而，“丝绸之路”的含义有广、狭之分，一般所说的丝绸之路，指的是从长安或洛阳出发，经过陆路通往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的道路，通过这些道路所进行的不同国家、民族、人群之间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就是丝绸之路历史的主体内容。

当丝绸之路一下子升温后，人们忽然发现，中文书中有关丝绸之路的综述性图书并没有几种，已有的也是一些比较学术的、教科书式的著作，比较少见适合专业之外读者的那种雅俗共赏的读物。比较而言，已经翻译成中文的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和吴芳思《丝绸之路2000年》（赵学工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倒是两种篇幅适中，而内容也颇为可观的书籍。现在，上海辞书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吴芳思《丝绸之路2000年》，相信会受到今日读者的广泛欢迎。

从1985年访问英伦认识她起，我和吴芳思女史是三十多年的朋友了，我为她有关丝绸之路著作的中译新版即将面世感到高兴。1991年上半年，我应吴芳

思邀请到英国国家图书馆中文部,编撰翟林奈(L. Giles)剩下的敦煌残卷非佛教文献目录,那时我和她在同一间办公室,知道她主持中文部工作之繁忙,除了采购图书、编目等工作外,她也是一位伦敦学界的“社会活动家”,英国科学院、伦敦大学、英国广播公司以及海外的汉学机构,许多事情都找她帮忙,她不在办公室的时候录音电话响个不停,她进门后先是听电话,然后快速一一回复,工作效率非常之高。以她这样的繁忙,我以为她就是一位整日处理杂务的图书馆员,或者是有的中国学者戏称的“活雷锋”,但她却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1995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1843—1943年中国通商口岸的生活》(1998年)、《在北京扔手榴弹:我在“文革”中的留学生涯》(2000年)、《蓝皮指南手册:中国编》(2002年)。吴芳思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北京四合院的,但她是一个多面手,又由于工作的原因,不可能专于一门,但她总是能够利用在英国图书馆占有大量材料的条件,加上自己的勤奋用功,用通俗、优美的英文,写出雅俗共赏的好书,上面列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丝绸之路2000年》也是如此。

“丝绸之路”话题现在已经是东西方学术的共同话语,但每个学者在写丝绸之路的历史时,其实都有各自的出发点,因为这样才可以尽自己所长。通读吴芳思这本书,我感觉到她是有意无意地从英国的角度来写丝绸之路,而作为近代以来学术极其发达的英国,也为吴芳思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不应当忘记原书标题 *The Silk Road: Two Thousand Years in the Heart of Asia* 直译的意思是“丝绸之路:亚洲腹地两千年”,换句话说,吴芳思的重点是叙述亚洲中部地区——大概从河西走廊到布哈拉绿洲之间两千年间丝绸之路的历史,这一地域范围也正是丝路在沟通文化、交流物产等方面作用最大的区域,也同时是英国探险家、考古学者、殖民主义者考察、记录最丰富的地区。吴芳思利用东西方史料和考古文物资料,从先秦时期的玉和丝,一直叙述到20世纪30年代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给读者一个非常全面的宏观景象。同时,她也把英国为主的西方作家的优美诗歌、探险家的冒险经历、考古学者的欣喜收获、旅行者的乐趣,以及传教士的悲苦,等等,都摘录或转述在这本书中,让读者在一本书中,欣赏到不同类型的丝路行者的切身体验,比

如她通过西方使者之笔描绘的15世纪帖木儿帝国统治下的撒马尔罕就像一个玫瑰花园，她借用20世纪在新疆旅行的各种人物所描绘的喀什噶尔，以及那里的英国领事馆中舒适的生活，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丝绸之路历史的真实写照。虽然吴芳思这本书最初设定的是英语读者，但我相信中文读者也同样、甚至更加喜欢她所叙述的丝路故事，因为中亚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果读者带着她这本书去行走中亚丝绸之路的话，那一定会有更多的体会与感悟。

荣新江

2016年1月26日

中文版序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自己怀着极大的兴趣写作的一本书被译成了汉语。我花费了近40年的时间在英国国家图书馆中为汉语收集品工作。我有幸看管敦煌文书——它们是国家图书馆中最重要的收藏。我曾在剑桥大学学习汉语，当时我的汉语老师是崔瑞德（中文名杜希德）教授，其最重要的著作《唐代的财政管理》（1963年）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敦煌文书的研究完成的。当我到达剑桥时，我的另一位老师鲁惟一博士正好出版了《汉代行政记录》（1967年），他写作这本书就利用了斯坦因在敦煌附近的烽台所发现的木简。可悲的是我当时并不了解敦煌文书的重要性。的确，英国学者几乎没能利用上这些不可思议的材料，落在了中国、日本和法国学者之后。

1976年初夏，当时的英国图书馆馆长前往中国的访问使他认识到了这些收藏品的重要性，并且迫切需要让学者们更容易接触它们。为此，特别的橱柜被制作出来，我在图书馆的第一个夏天就全部花在了把7 000卷藏品安放进它们的新家上。不久之后，张广达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学生荣新江先后造访图书馆，并且提醒我们要严肃认真地思考其余的收藏品及其状态的问题。在随后的20年中，我们着手进行了一项浩大的保护工程，获得了很多资助机构的支持，这使得我们能够从中国邀请四位文物保护专家前来提供帮助。最后，小纸片也被弄平，用稳定的塑料膜包装以方便拿取，这就形成了另外7 000件藏品。同时，我们也邀请了那些为《英藏敦煌文献》的出版做出过贡献的学者前来工作，这部书使得中国的研究者通过十四册的照片集能够很容易地利用这些收藏品。

通过这些中国专家——其中很多人几十年来已成为朋友，我开始了解一些

敦煌写本及其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准备在英国国家博物馆的长廊上举办一个小型展览的时候,开始认识到中原之外的丝路文化:来自尼雅の木牒文书、党项文书、吐蕃文书、粟特文书,全都是中亚、甘肃和新疆的非凡历史的证据。我也对那些同样非凡的探险家们很感兴趣,他们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进入了大山和沙漠中探险。这使我想到了,有争议的人物马可·波罗在13世纪也穿越了这些沙漠。他们的探险跟欧洲在19世纪掀起的语言学研究热潮发生在同一时期。他们在探险中搜集到的材料显示了这一地区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及一些重要文化现象的悠久盛衰史。

全世界人民都对丝绸之路很着迷。他们不仅陶醉于丝绸本身,而且也陶醉于在中亚沙漠中发现中国丝绸;他们还陶醉于宗教的传播:中国早期的佛教行脚僧勇闯沙漠,从印度取回珍贵的经卷在长安翻译;他们还醉心于造纸术的传播故事:从中国经阿拉伯世界到欧洲。对我来说,在敦煌蕴藏丰富的藏经洞中发现的纸张,是丝绸之路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而且,在沙漠中新的发现仍在持续不断。

30年前,我作为旅游者第一次去到甘肃。两年前,我从沿河西走廊到敦煌的一趟旅行中回来,发现那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河西走廊排列上了大面积的太阳能板和巨大的风能叶片。其道路,30年前既空又窄,现在则成了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大型卡车组成的运输车队轰隆隆地在路上行驶。但敦煌城仍然小而安静,千佛洞傲立于黄色的沙丘之上,汉朝烽火台的废墟和长城的部分遗迹仍可在路边看到,它们已被风吹出了空洞,但仍然存在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使17世纪跨越亚洲的古老丝绸之路黯然失色,当然,“丝绸之路”一词最近又恢复了其商业意义,铁路和高速公路把中国和欧洲连接了起来。贸易沿着沙漠中的古老遗迹再度繁荣起来。而且,谢天射地,奥里尔·斯坦因、保罗·伯希和、斯文·赫定、兰登·华尔纳等人的时代已远远地落在了我们的身后。

我还要感谢赵学工、吴慧对翻译、出版这部书所做的工作,同时也不会忘记很多“丝路”朋友,尤其是方广钊、沙知、杜伟生、赵丰、毕波、江南和幸、荣新江以及其他很多曾经教导和鼓励过我的人。

目 录

序言(荣新江)	1
中文版序	1
1 第1章 “永不止息的生命之流”	
17 第2章 玉猪龙和薄如蝉翼的“羊毛”制品:玉器和丝绸	
27 第3章 从希腊、罗马到中国	
40 第4章 天之弃子匈奴和汉朝贸易	
52 第5章 贸易和宗教的传播:吐火罗人和粟特人	
66 第6章 中亚风尚	
81 第7章 千佛洞:丝绸之路上的佛教	
103 第8章 党项人、蒙古人、聂斯脱利派传教士和马可·波罗	
124 第9章 玫瑰花园:前往大明帝国和撒马尔罕的旅行者	
143 第10章 大角逐与丝绸之路	
162 第11章 在亚洲冰冷的怀抱里:丝绸之路上的探险者	
178 第12章 战利品和老虎内脏:狩猎和丝路理论	
189 第13章 获得样品:奥里尔·斯坦因	
206 第14章 发掘结束:伯希和、冯·勒柯克和华尔纳	
220 第15章 朮司令:20世纪30年代的丝路之行	
跋 今日丝绸之路	239
注释与参考文献	241
人名译名对照表	248
致谢	253
译后记	255

插图目录

图 1.1	敦煌远景	插图
图 1.2	从波斯汉沙姆拜赫远眺贾夫坦山	3
图 1.3	骑骆驼的商人	6
图 1.4	干涸的楼兰废墟	7
图 1.5	吐鲁番高昌故城	7
图 1.6	红旗拉甫山口附近的人、骆驼和驴	8
图 1.7	马可·波罗穿越沙漠	11
图 1.8	赍持重宝遇险的商主	13
图 1.9	罗布泊	14
图 2.1	红山文化的玉猪龙	18
图 2.2	妇女下水捞玉	18
图 2.3	祭坛挂布	19
图 2.4	伏羲和女娲	21
图 2.5	纺织丝绸图	21
图 2.6	舞者和乐师	22
图 2.7	马王堆素纱禅衣	22
图 2.8	和田缫丝厂的工人	25
图 3.1	山普拉墓葬中的挂毯(局部)	28
图 3.2	伊苏斯之战	29
图 3.3	受损严重的迦腻色迦王等身像	31
图 3.4	犍陀罗观音菩萨像	32
图 3.5	佛祖说法	33
图 3.6	菩萨雕像	34
图 3.7	国界以外的神秘世界	36
图 3.8	跳蚤人树	38

图 4.1	牦牛商队	41
图 4.2	郎世宁《哈萨克贡马图》	45
图 4.3	昭陵六骏之飒露紫	49
图 4.4	葡萄	51
图 5.1	且末男人/且末幼儿/30岁男性木乃伊	53
图 5.2	火焰山	54
图 5.3	骆驼骷髅	56
图 5.4	楼兰遗址	58
图 5.5	进贡马和骆驼	59
图 5.6	持弓箭者	60
图 5.7	粟特银盘	61
图 5.8	摩尼教教徒	62
图 5.9	庇麻祭宴会	62
图 5.10	库木吐拉千佛洞的武士像	63
图 6.1	郎世宁《十犬图》局部	68
图 6.2	乐伎俑	69
图 6.3	舞伎俑	69
图 6.4	钱选《杨贵妃上马图》局部	70
图 6.5	马球	71
图 6.6	年轻人与鹰、鸭和狗	73
图 6.7	画“蛾”眉的妇女	75
图 6.8	喀什噶尔陶器制造街	77
图 6.9	喀什噶尔铜瓷器的男人	77
图 6.10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78
图 6.11	清朝官员坐姿像	80
图 7.1	千佛洞	82
图 7.2	敦煌第 16 窟内景	84
图 7.3	守护狮	85
图 7.4	西藏赛马节	88
图 7.5	巴米扬大佛	92

图 7.6	远眺巴米扬佛崖	92
图 7.7	云游僧人玄奘	93
图 7.8	观音菩萨像	99
图 7.9	观音菩萨像	99
图 7.10	历谱	100
图 7.11	僧伽罗语佛教故事书	100
图 7.12	《屋宅凶吉法》	100
图 7.13	造纸四步骤	101
图 7.14	佛祖说法	102
图 8.1	《福神图》	105
图 8.2	初见黑城舍利塔	107
图 8.3	双头佛	108
图 8.4	黑城出土的神像	109
图 8.5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	111
图 8.6	马可·波罗一家随忽必烈汗外出打猎	114
图 8.7	撒马尔罕雷吉斯坦广场外的骆驼及其主人塑像	116
图 8.8	卡特琳娜·维列尼墓碑	119
图 8.9	伊朗阿格巴姆城堡	121
图 8.10	伊拉克乔拜什沼泽穆迪夫会客室	123
图 9.1	抽取麦地那龙线虫	129
图 9.2	在撒马尔罕建造清真寺	131
图 9.3	撒马尔罕乌卢贝格伊斯兰教学校前的星期五祈祷者	132
图 9.4	舍尔多尔伊斯兰教学校	133
图 9.5	撒马尔罕舍尔多尔伊斯兰教学校陶瓷装饰局部	134
图 9.6	波斯游园会	136
图 9.7	安格尔《土耳其宫女与女奴》	141
图 10.1	土尔扈特部一家人	144
图 10.2	编织地毯的和田手工艺人	148
图 10.3	清无款油画像	150
图 10.4	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花园中的外国居民	154

图 10.5	荣赫鹏	155
图 10.6	马达汉探险队在马扎特山口冰阶梯上	156
图 10.7	布哈拉雷吉斯坦广场	158
图 10.8	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塔什考利宫后宫内室	160
图 10.9	土耳其浴	161
图 11.1	尼古拉·普尔热瓦尔斯基	164
图 11.2	斯文·赫定在喀什噶尔	165
图 11.3	德黑兰附近的寂静塔	168
图 11.4	斯文·赫定和他的吉尔吉斯骆驼	172
图 11.5	斯文·赫定和两个蒙古邮递员在一起	175
图 11.6	斯文·赫定沿孔雀河旅行	177
图 12.1	打猎图	180
图 12.2	蒙古人和带角盘羊头骨	184
图 12.3	天山上盛开的野花	187
图 13.1	斯坦因和他的探险队以及小狗“戴什二世”	194
图 13.2	敦煌附近的古烽火台	197
图 13.3	阿拉塔姆遗址	199
图 13.4	狮子	201
图 13.5	楼兰附近黄沙中的佛像头	203
图 13.6	阿斯塔纳三区2号墓中出土的彩绘怪物泥塑像	203
图 14.1	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	207
图 14.2	伯希和与一面缴获的义和团大旗	210
图 14.3	胁侍菩萨像	217
图 15.1	在阿斯托尔河和印度河交汇处附近过河	223
图 15.2	彼得和吉尼的帐篷	226
图 15.3	盖群英在中国庭院	233
图 15.4	斯坦因探险队在塔里木河以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237

“永不止息的生命之流”

“丝绸之路”或者说“丝路”是最容易引起人们遐想的地名之一，它使人想起驮着华丽的织锦和精致透明、五颜六色的丝绸的驼队。詹姆斯·艾尔罗伊·弗莱克在他的诗《通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中写道：

长长的商队走过平原，
步伐坚定，银铃奏鸣。
他们不再追求荣耀和收获，
不再从棕榈树环绕的水井中求得安慰。^[1]

这首诗意境深远，富有动感，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异国情调。弗莱克向东最远只到过黎巴嫩，他或许都不了解中亚绿洲上生长的是耐寒的落叶杨树，而不是亚热带的棕榈树。然而他的诗展现了永不停息的驼队沿着丝绸之路缓慢地穿越雪山环绕的沙漠、穿过绿洲城镇的画面。这些城镇呈现出繁华的闹市景象，市场上挤满了相貌奇特的居民和来自北亚各地的旅行者，他们买卖葡萄、葡萄干、哈密

瓜、肥尾羊和健壮的小马。丝绸之路的传奇故事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旅行记载,如马可·波罗就讲述了他从巴格达到中国的旅行。

Seidenstrasse 或者“丝绸之路”这个浪漫的名称是德国探险家和地理学家巴龙·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在1877年起的。至少从公元1世纪起,中国人就为从中国都城通向“西域”(大约远至阿姆河)的南北两条路线取了名。^[2]虽然丝绸经由很多条路线穿越中亚运往欧洲,从中国运到罗马,虽然这些路线可以称为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之一,但是“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多少有点容易使人误解,它使人联想起一种连续不断的旅行,而实际上货物是经多条线路和多个商人之手分很多阶段才到达最终目的地的,实际穿越丝绸之路全程的旅行者一直很少。早期的旅行者主要是各种宗教的传教士,但从19世纪起,探险家、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加入了进来。

今天,很多人把“丝绸之路”当作一个广义词,使之不仅涵盖了遍布高山和沙漠的辽阔地域,还蕴含了悠久的历史。丝绸之路文明包括久被遗忘的王国如粟特人的王国和党项人的王国或西夏,其中心从尼萨和马雷(花刺子模)经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曾经是粟特王国的都城)到环绕中亚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沙漠(现在是中国的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古绿洲城市喀什噶尔、柏孜克里克、敦煌和田*。再往南,丝绸之路的商贸路线延伸到了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甚至晚到20世纪30年代,穿越沙漠的这些路线仍清晰可辨。传教士盖群英和冯贵石这样描写了她们在丝绸之路上一次日出之时的启程:

冉冉升起的太阳把光线洒在西藏“阿尔卑斯山”呈扇形隆起的冰山山脊上,给冰雪覆盖的山坡披上了一层粉红色的面纱,但辽阔的山脉望去依然一片死灰色,这是光明前黑暗最后的顽抗。晨星仍依稀可见,脚下的大地上是灰色的黎明,但阳光很快就胜利了……

* 和田,在历史上汉为于阗国地,清设和阗直隶州,1913年改为和阗县,1959年改和田县。本书都以“和田”名之。——编者

山脚下延伸着古老的商路,商队在宽阔的路面上留下了深深的车辙——商队的车辆,轮子上都钉有钉子。车辙分分合合,就像江面上形成的涡流一样。在这条路上,无数行人走了几千年,形成了一条永不止息的生命之流,因为它是亚洲伟大的高速公路,它连接起了远东和遥远的欧洲大陆。^[3]

尽管大多数中国丝绸产自更远的南方,但大部分地图都把中国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古称长安,位于中国西北省份陕西省,在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5年是汉朝(前206—220)的都城。汉朝的皇帝第一次对西部边境之外的土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同时,罗马对中国的丝绸也同样感兴趣。从公元618年到907年,中国唐朝再一次同中亚王国建立了远甚以往的联系,通过“丝绸之路”还同印度建立了宗教联系。

图1.2 从波斯汉沙姆拜赫远眺贾夫坦山

C·P·斯克林摄,1922—1924年(©皇家地理学会,伦敦)



丝绸之路从西安向西通过兰州,然后经长城的最西端、河西走廊到达敦煌。敦煌这个富裕的绿洲城市,经过4世纪到10世纪,成了中国伟大的宗教中心之一。在这段时期内,人们在罗布沙漠东缘和戈壁滩南缘的峭壁上开凿出了很多洞窟,然后由佛教僧侣在里面画满壁画、填满泥塑像。在公元5、6世纪,很多著名的僧侣如圣僧玄奘经过敦煌前往印度取经并将其译成中文。在草木不生、满是沙丘的沙漠中,在长长的悬崖峭壁之上,小小的幽黑的洞窟被开凿出来。一条小溪从悬崖脚下流过,在小溪岸边生长的一片高高的杨树林几乎将崖壁遮掩。在崖壁的中心、树林之上,是一座多层庙宇,它曲线型的黑瓦房檐耸立在沙漠之上。

在接近敦煌的地方,沙漠之路开始分支。北线主线沿着积雪皑皑的天山的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经绿洲城市哈密、吐鲁番、库尔勒、库车和阿克苏到达喀什噶尔,这条长线没有南线那么直,也没有那么难走,在4世纪后期它得到了应有的声誉。南线通过绿洲城市若羌、且末、尼雅、克里雅、和田和莎车,终点仍是喀什噶尔。佛教僧侣可能在莎车离开南线主线逾喀喇昆仑山南下列城和斯利那加进入印度。南线在2至4世纪是最重要的一条路线。

还有一条路线,在更北方,位于天山以北,从哈密到阿力麻里、八刺沙衮、塔什干、撒马尔罕和布哈拉。

商队和僧侣在前往沙漠西端的喀什噶尔时都避开中央沙漠地区。从喀什噶尔往西和往南有多条路线:佛教僧侣可以经过塔什库尔干,翻越兴都库什山,到达佛教王国犍陀罗和塔克西拉,而商人则可以经过帕米尔高原北部到达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或者从帕米尔高原南部到达巴尔赫,然后到马雷。以马雷为起点,又有多条路线,即经巴格达到大马士革或安提阿或康斯坦丁堡(现为伊斯坦布尔)通向地中海,还可到达黑海沿岸的特拉布宗市。

两千年中,奢侈品经过这些艰难的道路向外运输。冈萨雷斯·德·克拉维约于1403年至1405年在帖木儿帝国的都城撒马尔罕主持大使馆工作时曾写道:“最好的商品特别是丝绸、缎子、麝香、红宝石、钻石、珍珠和大黄都是从中国运到撒马尔罕的。据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技艺最高超的工人……中国主要的城市大都(北京)距撒马尔罕有六个月的路程,其中两个月要经过空旷的草原。在我任大使期间,有800峰驮满货物的骆驼从大都来到撒马尔罕。”^[4](大黄作为一